#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二十五 二十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四十五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二十五

宋 王宗傳 撰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八卦之德語其剛柔之履位者无若艮之與巽也何也艮以一剛履諸上位故止於上而為二陰之主巽以一柔定位乎下故上順二剛而甘處乎下夫在上

者能使在下者順之而不我違在下者能順乎上而不之違此豈上之於下也有所脅廹而下之於上也有所畏懼而然哉理之所在不得不然也故卦德曰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蓋所謂小亨云者指下卦之一柔而云也夫巽以一柔而處卦之下有順入而不廹之義故易以巽為風上下皆巽是為重巽故有申命之義今夫風之播於物也夫豈遽焉而已哉披之拂之鼓之舞之在此者有不能自已之誠則在

物也亦將披靡動蕩而惟風之從有不能自已者矣是故上之所以命乎下也亦然孔子曰不戒視成謂之暴孫武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必也先後之告戒終始之諄復而後下之觀聽也既熟則順從乎上者斯衆矣王輔嗣所謂上下皆巽不違其令命乃行也是也故曰重巽以申命此指上下二巽以言巽之象也夫巽雖以一陰為主然在巽之時二五以陽剛而居中正之位則是剛亦巽也剛而亦巽

則剛无過剛矣故二與五以同德而居相應之地巽乎中正為巽之大人而志行乎下初與四各居一卦之下皆以柔而順乎上夫以初與四之柔處一卦之下以其才則微也以其位則卑也此易之所謂小者小者烏能亨歟蓋皆順乎剛而然也是故居二之位者以大人而為之臣而初六之柔順之居五之位者以大人而為之君而六四之柔順之剛中正者之志既行則小者亦亨矣此巽之一柔其在初也所以為

巽之始其在四也所以為巽之終故夫體此道以有往與夫所以見大人也宜无不利者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此指二五之剛與初四之柔以言巽之所以亨與利也朱子發曰九五之剛巽乎中正而於九二之剛則不以正予之特曰巽乎中而已又曰六四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而不以大人與二也夫豈知九二居中正之位亦得謂之中正解之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是也乾之二五以同德相應故俱稱大人何獨於巽之二五而疑之乎若程河南之論則不然其曰如二五之剛中正大人也此則於二五无異辭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以申命為義彖以重卦言之則曰重巽象以二象言之則曰隨風曰隨云者前之風既播後之風繼之相隨逐而不已之謂也亦如洊雷為重震之象水洊至為習坎之象也夫上之所以命乎下者為行事而

設也將行是事知所以命乎下而不知所以申夫前日之命焉則觀感之未孚而聽從之不一吾欲是事之必行而在人者未有不以為上之人有所脅迫乎我而強乎我之必從也然則先後之告戒始終之諄復此豈上之人為是過巽不情之舉哉蓋入之既深令之既熟則在我者无拂民以從欲而在彼者无敎上而從康者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

志治也

初六居重巽之下巽而又巽者也夫巽而又巽亦有二義而已矣何謂二義曰當與否是也所謂否者志之疑也所謂當者志之治也志之疑則或進或退初无決擇此巽而又巽者然也志之治則巽而又巽云者吾非過於巽也將以審處時宜斷決物情而未敢遽焉故也夫如是又何惡於過巽已乎蓋過於巽者乃所以為決也故曰利武人貞夫武人以沉鷙而不

暴為貞若過於悍勇非正也夫過於悍勇則亦不免於亂耳何治之云履之六三曰武人為于大君六三履之主故也巽之初六亦曰利武人之貞云者初六重巽之主故也夫一爻而具二義者巽之初六之類是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昔者孔子嘗有言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夫禮少

有缺失則為未盡又況禮也者順乎理之謂也於理焉既順矣若有所未盡又焉得為順已乎巽之為義蓋言順也二之於五以剛應剛在巽之時或有不順焉則失其義矣故有巽在牀下之象夫牀所以安也在牀下則退巽而不安乎其居之謂也二之於五也謹其事上之禮退巽謙抑如是之甚者非諂也謂吾於禮焉而未盡則事上之道實有缺失故也故夫下之事上也如人之於神焉史巫者事神之人也用史

巫之道以事上是以事神之禮事乎上也如是則其獲吉也紛紛乎其多矣故曰用史巫紛若吉夫孔子盡禮人以為謟則疑於有咎矣然世皆倨我獨恭於禮焉既盡則人以我為謟无害也何也理之所在人以我為謟而我以我為當然故也故曰无咎謂於當然之理而无或過也故象又曰紛若之吉得中也所謂中云者當於理之謂也是道也在巽則為九二之中位在人則為孔子之盡禮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居兩巽之閒一巽既盡一巽復來故曰頻巽夫謂之頻巽則頻失可知蓋九三以剛處剛又居下體之上非能巽者當巽之時勉行巽事以救頻失故爾夫毕巽之志不出於自然而勉爲之則前倨後恭動而易窮豈其志歟故曰吝而象曰志窮也盛德之君子則不然謙恭順巽本於自然如孔子之於鄉黨則自然恂恂於宗廟朝廷則自然便便與下大夫言則

自然侃侃與上大夫言則自然誾誾以至或與與或

踧踖或色勃或足躩或鞠躬或戰色隨處隨當動出

而不窮何其盛哉此无他執謙之志曾无不足故也

若九三頻巽之吝其志窮也何足以語此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巽至六四離下體而居近五之位承乘皆剛宜於有

悔然柔順无忤居巽之道以此承上則其道上信於

君以此與下則其道下信於人此悔所以亡也夫巽

道施諸上下舉无少失如此故以田狩之事喻之夫三品之獲田狩之有功也古者以田狩之獲分為三品一為乾豆以奉祭祀一供賔客與充君庖一頒徒御此三品也三品之獲遍及上下以況則四之巽道施諸上下而无失也夫四居巽之道如此非特悔亡也而又有功焉可不謂之善處巽矣乎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陽剛居中正之位出命之主也夫命出於上得中正之道則下无不從故曰貞吉悔亡无不利盖不正則有悔於貞既吉則悔斯亡矣以九居五貞也故无不貞之悔此所以无不利也无初謂始未善也夫始既未善故不得不有所更有終謂既更斯善矣若初之既善則又何更為也故繼之以先庚後庚之說庚更革也十日自甲乙至戊已為中過中則當變故謂之庚盖庚於五行為金於四時為秋金主斷制

秋主嚴厲自甲乙至戊已春夏生物之氣既已備矣庚則能成物之氣當施於此時故華者落之實者完之此有更革而然也夫變更事之大者此豈可易也亦如造物之初戒之警之而不敢忽焉可也蠱造事之初也故以先甲後甲言之巽更事之日也故以先庚後庚言之夫當未更之先也則必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致其戒謹之心更之欲其善也及既更之後也則又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致其戒謹之心慮其未盡

善也如此則吉於變更矣故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或曰蠱言先甲後甲而曰終則有始巽言先庚後庚
而曰无初有終何也曰甲者十日之首而事之始也
此有始也庚者十日之過中而事之當更者也此无
初而有終也蠱之六五尚未柔也故曰甲巽之九五
尚夫剛也故曰庚揚子雲曰庚斷義甲斷仁是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九二居下體之中巽而得中則巽在牀下乃以為得故曰得中也上九居重巽之極巽過極矣則巽在牀下乃以為喪故曰喪其資斧資所有也斧利物也所以斷也陽剛則能斷此上九所本有也今也喪其本有失孰甚焉故於正道為凶也夫居上而過於巽此豈通變之道也又焉得為正乎曰非正也乃於正而凶也故象又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朱子發曰魯自襄公三家分其民其四世從之至

昭公失國无所竄伏蓋處上極巽亡其資斧乃正凶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夫兌以一陰居二陽之上柔說外見故曰兌說也卦以亨利貞為德者蓋說有致亨之道謂内外之情交通而无壅也然所利者又在於貞蓋說之非其道則

失正矣如夫婦之以淫姣朋友之以諂諛君臣之以
媚佞是也惟在我之剛存諸中而无失柔順在外接
於物而无忤內外兩得此說之所謂正也故曰剛中
而柔外說以利貞此指二五之剛與三上之柔以言
兊也夫正道之在天下此天人之心也正道盡於此
則上之所以順乎天者此道也下之所以應乎人者
此道也此湯武所以出斯民於氷火之中而民大說
者天人之心實在於是故也故曰是以順乎天而應

乎人此又即說以利貞以言說之功也朱子發曰夫
就佚辭勞好生惡死民之常情用之以說乃忘四體
之勤決一旦之命而不顧非說之以道能如是乎古
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之東征是也故曰說以先民民
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此又
極說道之大而其效若是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河南曰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无

害蓋兊澤有相滋益處又曰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朋友講習互相益也朱子發曰兊為江為講兩兊為習蘓東坡曰取其樂而不流也

初九和兊吉象曰和兊之吉行未疑也

初九雖剛然居下位當説之時未見其有用剛之失也故曰和兊以言雖剛也而反處下説而能和者也此其所以吉象曰行未疑也者以言其行未有可疑未見其失故也河南曰陽剛則不畢居下則能巽處

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此所以吉

九二孚兊吉悔亡象曰孚兊之吉信志也

彖稱剛中在兊之下體則九二是也夫以剛居中則誠實之德充足乎内未嘗非道以求說故當兊之時自信有餘而无失已之嫌故曰孚兊吉夫六三陰柔而不正所謂非道以求說者也而二比之疑於有悔矣然二居中自信故雖與三同體而未嘗說之此其悔所以亡也河南曰二剛實居中志存誠信豈至說

小人而自失乎朱子發曰夫石碏石厚父子也叔向叔魚子產伯有同族也雖比也豈能說之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六三居兩兌之間一兌既盡一兌復來故曰來兌以言左右媚說相繼而不絕者也夫以不正之才居兩兌之間處四剛之際左右逢迎惟以容說為事此小人之失正者故於兌為凶而象曰位不當也夫上下四剛皆君子也三以小人廁乎其間而所居之位又

高位也豈其當乎

九四商兊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夫當兊之時九五兊之主也六三上六皆五之疾也當此之時欲去五之疾所賴者誰歟九四是也葢四以剛德處近君之位則進謀獻議欲去君之疾而後已吾君之疾未去則吾之所以商此二兊也其能自寧已乎是必去此二疾而後有喜也介云者介於其間以剛輔上而欲去此二疾故也二疾既去此九四

之喜而天下之慶也故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昔楚莊王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莊王曰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日淫益甚大夫蘇從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莊王於是罷淫樂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悦此所謂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五孚于剥有厲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彖稱剛中在兊之上體則九五是也夫以九居五以陽剛之德而居正中之位所謂剛明之主也寧有孚于小人之失而致是剥道也哉盖當説之時近比上六故易於此設是戒也河南曰堯舜之盛未嘗无是戒也是也又曰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而不戒也有厲云者剥陰消陽也五孚于剥而不之疑焉此危道也故為之戒云象曰位正當云者此責九五之辭也若曰五以陽居陽位正當也而惟小人之是

孚焉則有厲矣豈所宜然

上六引兊象曰上六引兊未光也

夫兊之所以為兊者六三上六是也上六之位尤高於三此又隂小之尤見幸者故其為媚説也必九五引之而後發非若三之左右逢迎以求容悦也故曰引兊昔者褒姒不好笑萬方皆不笑幽王為燧燧以召諸侯寇至則舉燧燧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説之為之數舉燧燧然雖得笑於一女而

失信於諸侯此所謂引兊也夫引之而後說其无意味甚矣故象曰未光也猶之曰以說事人已為非矣而又待引焉未足多也蘓東坡曰六三上六皆兊之小人六三履非其位以求說為兊者故曰來兊言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托於无求以為兊也故曰引兊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為害深故九五孚于剥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乗木有功也

渙散也以巽重坎是以為渙其象則有取於風行水上蓋風行水上无有凝礙其行迅疾而水亦為之動蕩而流散其在人則奔走而從事之時也夫當奔走從事之時必也有所謂剛柔共濟之才而後致渙道之亨今也渙以九之剛來居於二位而有不窮之義

以六之柔得四之位于渙之外體而上同乎五此所謂剛柔共濟之才也故九五於此得以晝有廟之道居中履正為渙之主乗巽之木以濟坎險而有利渉大川之功也此渙之所以亨歟萃與渙皆云王假有廟者萃聚也欲祖宗精神之聚於此也故假有廟以亨之渙散也懼其散也又假有廟以收之鬼神之理聚散而已矣王者以孝治天下者也故設為廟祧以萃祖宗之精神於其間常欲其聚而或懼其散此於

萃渙而併及之所以起天下孝子順孫思親之心而盡奉先之道也卦德有曰利貞云者九五正位乎上利以正道奔走天下之羣才而成此渙功也彖釋卦德而不及利貞彖辭之末疑有逸文蓋於中孚可見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上下散動渙之象也先王觀此象故為之設其郊祀之禮以享上帝則神明通矣又為之立其

廟貌以萃祖宗之精神而盡其奉祀之心則散者聚矣河南曰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夫當渙散之初則時未至於渙也居坎難之始則難未至於極也當此之時順此之勢而亟救之則用拯之道得矣然必有是才而後可初六之才順有餘矣而所不足者健也故必馬壯而後吉謂以壯濟順而後用拯之道爲全然初陽位也六陰德也以陰德居

陽位則亦剛柔之不偏也而爻贊獨曰初六之吉順也者盖多其能因時順勢而亟救夫渙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彖曰剛來而不窮者謂九二也故爻辭又有渙奔其机之象謂當渙之時九以陽剛來居二位二安靜之位也故有奔其机之象此剛來之所以不窮也若以九居二而失所安焉則剛之來不能不窮也豈机之象乎夫惟安靜然後能一天下之動五奠王居于上

而二奔其机於下二五以同德居相應之地而各得所安此所以能合天下之渙也豈非君子救世安民之志願然歟故象曰得願也所謂悔亡何也曰二居坎難之中宜若有悔然九二行乎患難而不動聲色而卒以渙其難故曰悔亡王輔嗣胡安定程河南蘓東坡以初六為机龔深甫耿希道洪成李以九五為机朱子發又以六四為机此皆未深究夫剛來而不窮之義而知机即二也其則不遠又何遠之求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三居坎難之極當渙之時志於渙難而出險而其渙也止於其身而已不遑他恤也故曰渙其躬夫渙其躬與渙其羣固異矣然與其不能於其躬如坎之六三險且枕而以危為安者不亦遠乎故曰无悔上九之渙其血去逖出而渙以无咎與之謂其能遠害也六三與之居相應之地而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其亦慕上九之為乎其能无悔宜矣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彖曰柔得位而上同者謂六四也九五渙之君也以陽剛正位乎上以主天下之渙六四五之佐也以巽順居近密之地以渙天下之難故曰渙其羣謂其所渙也渙乎天下之衆而不止於其身如六三而已也此其吉所以為光且大也夫六四能渙天下之難則能合天下之渙矣故曰渙有丘丘聚之大也合天下

之渙而聚之此其吉所以大也夫豈渙其躬而已哉故又曰匪夷所思夷等夷也謂六三也夫四與三均是柔也然三渙其躬而已四則渙其羣而能合天下之渙而聚之此豈六三思慮之所及也河南曰四五二爻爻義相須故通言之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懐附用柔則不足為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朱子發曰宣王

承厲王之後天下離散召伯之徒佐王建國親諸侯
遣使勞來安集渙其羣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渙之君也當渙之時為渙之君宜有新民之大
命合渙之大政以施諸人故曰渙汗其大號謂其號
令一渙而不復反也故取汗為象渙王居无咎象曰
王居无咎正位也者朱子發曰渙之時民思其主故
王居正位乃无咎在他時安居不能順動則有咎矣

故禹別九州而始於冀湯勝夏而歸於亳武王勝商而至於豐王正位則渙散者知所歸矣渙一也而再言之者汗其大號取其散所以欲渙也王居正位取其正所以合渙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以陽剛之才當渙散之終禍難既散脱然處无用之地所謂功成而身退也故曰渙其血去逖出血有所傷也渙其血則能遠去禍害而无所傷矣逖遠

也時當避去而猶昧夫遠引之義則亦未能无謗咎也故去必遜出而後无咎此張子房從赤松子遊大夫蠡去越之時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有一言足以盡天下事物之理曰中是也中則无過无過則可以通行而不窮否則易窮矣易之有節以

言事之有所止也所止者何止於中而已矣惟中故亨此卦德所以言亨也夫天下之事不剛則柔剛過則暴柔過則縱惟節之六爻以六三之柔而節初九九二之剛以九五之剛而節六四上六之柔剛柔有節各居其三而九五九二又居二卦之中剛而不至於過此節道之所以亨也故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此指六爻三剛三柔與二五之剛中以言節之亨也夫節貴於中不中則過過則苦矣此非人情之所

堪也豈可以此為正乎上六之苦節貞凶是也朱子發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豈正道也哉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非不力也立節太苦不可正也故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此又指上六以戒苦節之過也夫人之情樂於縱肆而惡於止節令也務行乎人情之所惡者而於人情之所樂者則務禁止之凡此皆人情之所難者夫務行乎人情之所難行

之事凡易之所謂行險者然有道焉使人於其所難行者行之而不憚而惟上之從焉者蓋有以説之故也夫惟有以説其心則俾之行其所難行者將如履平地矣又奚以險為哉此節道之善也故曰説以行險此又指兊坎二體之用以言節之義也司馬温公曰兊説也和易也坎險也嚴峻也知説而不知險則民不肅知險而不知説則民不親不肅則慢不親則乖慢與乖亂亡之道也是以説以行險得節之宜也

夫節物者无其位則不能行无其道則不可久九五節之位也以九居五於位為當此節物之有其位也中正節之道也既中且正可以通行而不窮此節物之有其道也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此又指九五一爻以言節之主也雖然節之為道此豈特人道為然也而天地之道亦莫不然今夫天地二氣之運行也十有五日一氣四十有五日一節故一歲之中凡為氣者二十有四而為節者八而後四時由此而成

使其无節則二氣失序矣制度之立也實似之故十一者取民之制而量入以為出者用財之度財用於上既无或傷則上之取民亦无所害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又即天地之節以明人君之節也然則中正也者固節之道而制度也者又中正之道所寓焉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水所鍾也澤上有水當其分限而止不滿溢也故

為節之象數度所以為節也德行欲其中節也古者
之制器用宮室衣服也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
存乎其間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以是為節故貴賤
上下各安其分存於中為德發於外為行隨時合宜
无過不及則為中節如禹稷之於平世顔子之於亂
世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而孟子於此數君子也
則槩以同道與之其善議德行也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節當止之時也初至下之位也九能動之才也夫當止節之時居至下之位雖有能動之才未可動也故曰不出户庭无咎户庭所處之尤邃而不與物接者也夫有能動之才以時與位之未可者也故謹密以自守而非務為離世絶俗之事故无過咎大抵通則行塞則止吾非戾通以就塞也當此之時居此之位分所當然故也所貴乎君子者知此而已故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此回居陋巷之時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二視初位已得中中則不塞而通矣故有門庭之象蓋門庭之視户庭已非尤邃故也夫苟以時當止也吾雖有能動之才亦宜如初之不出焉則有失時之凶矣夫通則行塞則止此君子之所當知也初塞則止二通則行斯不昧於通塞矣而二也亦效之而不出焉則其失時一至於此能无凶乎故象又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極至也謂其當出不出失時之至

也然九二之剛得中亦未必至是也易特因初九知通塞之義而示之戒云此韓退之貽書少室山人之時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三說體也而居下體之極失正而不中所謂極乎說而不知節也夫說極則憂來憂之來皆自不節致之何所歸咎乎故曰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而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君子以禮約己以道制欲非无所說

也説而不至於極故无不節之嗟若六三極乎説而不知節何足以語此朱子發曰此爻與離之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異而意同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夫天下之事不可以勉强爲也而節道尤不可以勉強爲也蓋節而勉強則在已者爲難行而在人者爲難從此非可久之道也九五居中履正爲制節之主而四也以柔居柔正也上乘乎五故剛柔相濟而成

制節之功此非有所勉強而然也故曰安節亨而象曰承上道也蓋中正者九五之節道也六四以柔順利正之德承之而无所違此非安於節者能若是乎其亨宜矣河南曰節以安為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彖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蓋謂五也五當位居中以中正之道制節於上在已則安行在人則易從故曰

甘節吉謂其无苦刻難行之道故也夫其爲節也无苦刻難行之道則自斯以往可以通行而无窮无窮則有功矣故曰往有尚有尚謂有功也坎曰行有尚往有功是也安定曰味之甘人所嗜也節之道人所惡也今五爲制節之主能以中正爲之使人樂從如嗜甘味也所以得其吉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司馬溫公曰三極說而過乎中故曰不節若則嗟若

上極險而過乎中故曰苦節不可貞蓋節道至九五為中且正過乎此則非中正矣上六所處過乎五而極乎險人所難堪者也此所謂節之苦也故於貞為凶而其道不得不窮謂其道不可通行於世也然又曰悔亡何也曰世之單人匹夫行一介之行以佛氏之寂滅老氏之空虛往往自信其說至於老死而不知悔者類皆如此此上六之悔所以亡也

童溪易傳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四十六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二十六

宋 王宗傳 撰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昔左氏以信不由中責周鄭二國易有中孚信之由中者也以成卦觀之在二體則為中實在全體則為中虛蓋中不虛則有所累有所累害於信者也中不

實則无所主无所主則又於信為失矣故曰中孚柔
在内而剛得中此指三四之中虚與二五之中實以
言中孚之成卦也夫在人有自然之心天下有自然
之理得其自然之心而順其自然之理則說於下而
巽於上矣此非誠信足以為感化之本其能致然歟
故曰說而巽孚乃化邦也此指兊巽二體之用以言
中孚之及萬民也中孚卦德有取於豚魚吉者盖豚
躁而魚畏物之難感者也信能感豚魚則其信至矣

朱子發曰先王之交萬物无非信也取之必有時用之必有節風有𩖈虞信及豚也頌有潛信及魚也動物蕃息莫如豚魚信及豚魚上下草木鳥獸无所不及而至誠之道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如是乃吉故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此指豚魚以言中孚之及物也夫誠信之道无所不利仗誠信以濟險難則如乘虚舟而无覆溺之害矣豈有不利者乎朱子發曰乘木之利乘桴不如乘舟重載以越險不如乘舟之為安

仗誠信以蹈大難猶乘木而其中枵然豈復有風波之虞哉古人虚已游世五兵兕虎不能害用此道也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此又指卦畫之中虚以言中虚之可以濟難也夫誠者天之道也天之道在人則曰性而在性則曰正而已矣正者中孚之本故中孚之卦德所利者貞而此性之貞發為是孚无非用中之信也天人相感通之理盡在是矣故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此又指中孚之所本者正以言

中孚之可以應天也夫誠信之道大可以化邦徵可以及物高可以應天險可以濟難此非中虛而无所累中實而有所主其效豈足以至是哉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程河南曰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於澤猶物之感於中故為中孚之象夫物之感動乎中者无若刑獄之最可惻者也葢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於此加惻焉而

盡吾中心之誠以處之臯陶之稱舜也而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漢法於疑獄則有讞而周官亦有八議之辟蓋不如是以其一成而不可變之刑而加諸不可復生之死非君子所謂盡心者故議獄者所以緩其死謂其有未必死者存也程河南曰君子之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是故中孚之象有取於此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夫君子以自信爲本不能自信而汲汲焉以求人之我信則末矣世之庸人淺夫中无所得人之見信則以爲喜或不之信則歉然也夫豈知君子有自信之學也哉九以剛明之才處中孚之初於位則下於事則始也當此之時固宜審度以自信爲本故曰虞吉夫苟未能自信而求信於人則是有他也志或有他則中心揺揺失其所安矣故曰有他不燕謂其信否不卜之已而卜之人故也夫惟當中孚之初必先自

信而不變其志以求信於人此初之所以吉於虞也

故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孚二五爻義互相發明蓋二與五以同德居相應

之地分則君臣也義猶父子也而其莫逆則朋友也

故夫五唱於上而二和之則有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之象五有好爵而與二靡之則有爾我之稱夫五與

二居相應之地中有二陰為之隔此鳴鶴之在陰也五以誠信發之於上而二亦以誠信應之於下此所謂其子和之也故象特指之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謂二以中心之孚願應乎五也我謂五也五中孚之主故也爾謂二也五有好爵而與二共之則五亦以中心之孚願應乎二可知也好爵美爵也靡徐音云亡彼反韓詩云共也大抵五有唱於上而二亦既和之於下矣苟不與之共天位食天祿此孟子所謂士

之尊賢而非王公之尊賢者也夫惟上有九五為之君下有九二為之臣上下以同德相應而後中孚之化可成此二五爻義所以互相發明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二與五以同德遠而相應三與四以同德近而相比近而相比故曰得敵謂得與四為匹敵如艮所謂敵應也朱子發亦引子夏傳云三與四為敵是也夫三

與四雖均以陰虛處一卦之中然六三德不當位豈

四之比哉故或鼓張而作又或罷廢而止或悲泣而

憂又或歌樂而喜此所謂无常之人也豈足與言誠

信也哉此无他不中失正而非中孚之所尚故也故

象曰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夫陰道畏盈而孚志貴一中孚所以為中孚者三與

四也夫三既不足與四比矣則四也處近君之位為

成孚之主當以滿盈為懼而一志以從上故有月幾望馬匹亡之戒夫月望則與日敵矣陰盛則與陽角矣惟月幾望而不至於滿盈焉則得臣道之正矣夫四與三均以陰虚居一卦之中近而相比然處近君之位不惟五之承而三之比焉則孚之志不一矣故爻曰馬匹亡无咎而象曰絶類上也夫兩馬為匹匹類也詩曰兩服上箱兩驂鴈行是也凡駕車用馬四謂之駟車兩服在前故曰上箱兩驂次之故曰鴈行

今四不三之比而惟五之承焉故有馬匹亡之象謂
云絶其匹類而獨上承乎五也此所以爲成孚之主
而无滿盈之咎也然則三雖得敵而四又亡其匹陰
道畏盈而孚志貴一也如此夫

九五有孚孿如无咎象曰有孚孿如位正當也

五中孚之主也近而六四以謙虛承我者也遠而九
二以剛中應我者也而五復以剛實之德位乎正當
之位所謂以誠信交誠信者也故曰有孚孿如謂自

近及遠以誠信之道綢繆固結如相攣引然也當孚之世有君如此又何過之可言哉此九五之所以无咎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上巽體也說卦曰巽為雞翰音雞也禮曰雞為翰音夫雞謂之翰音者蓋雞之鳴也鼓其羽翰而後鳴猶詩所謂螽斯動股莎雞振羽是也夫雞非登天之物向使鼓其羽翰蓋亦不免於控地而已矣何可長也

處中孚之極誠信之道不能悠遠故有是象夫正也者中孚之所利也誠信之道不能悠遠豈所謂利歟於正為凶故曰貞凶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昔者聖人之重卦也以兊重巽四陽聚於中爻故命其卦曰大過謂陽過也以震重艮四陰分於上下故命其卦曰小過謂陰過也陽過於中則本末弱也故大過有棟橈之象陰過於上下則上逆而下順也故小過有飛鳥之象盖易者象也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起是義程河南所謂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閒是也夫陽大而陰小者安能亨哉以過故亨也天下固有越常救失之事如象所

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不有所過安能亨哉故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然過道又利於貞不利於貞則凡有所過者皆偽也所謂正云者不失時宜之謂也葢事固有時而當過者過之則以為當不過則以為失如夏葛冬裘隨時而已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謂二與五也剛失位而不中謂三與四也二五之柔俱得中位故當小過之時可小事而已故曰是以小事吉也乃若所謂事之大者則

非陽剛之才得位得中不能濟也今也三與四俱失位而且不得中失位則无所用其剛不中則其才又過乎剛故當小過之時不可以大事故曰是以不可大事也夫小過之成卦四陰分於上下故取飛鳥為象蓋鳥之飛也羽翼分張故小過上下四陰有兩翼之象而初與上皆取象於飛鳥而曰飛鳥以凶又曰飛鳥離之凶大抵過道順行則吉逆施則凶猶之飛鳥也騰上決起時或有遺音焉安能上徹乎此所謂

不宜上也何者上逆故也音遺於下下所共聞也此所謂宜下也何者下順故也以卦畫攷之五與上二陰爻下乘四與三剛爻故曰上逆初與二二陰爻上承三與四二剛爻故曰下順夫過宜然而然則雖過非過也而以逆順為吉凶此所以取象於飛鳥也故曰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夫卦德以宜下為大吉則以不宜上為大凶可知何者逆順之不同故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之始也出於地上及其壯也在於天上今也山上有雷小有所過之象也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時乎當然故君子不得不少有所過也盖不如是則不能矯正一時之失矣故夫當過而過不以為過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朱子發曰考父之過恭高柴之過哀晏平仲之過儉非過於理也小有所過乃所以為時

中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夫當過而過不以為過不當過而過則過矣初以陰柔在下當陰過之時輕動躁疾有飛鳥之象犯不宜上宜下之戒此所以凶也象曰不可如何也謂不宜然而然蓋甚之也鼎之四不知自信以至覆餗故曰信如何也小過之初不知其不可以至於凶故曰不可如何也皆甚之之詞也下之九三之象凶如何也

亦是意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初一卦之始也故有祖象二居其上所謂過其祖也二與初同體也近而相比故曰遇其妣三成艮之主也故有君象而六二居其下所謂不及其君也二以陰乘陽以下奉上故曰遇其臣盖對祖言之故曰妣對君言之故曰臣妣與臣皆二也曰遇云者適當其

時與分之謂也六二或過或不及皆適當其時與分而不懲於中焉此在過之道為无過也故曰无咎劉仲平博士云過乎祖則有繼世之譽過乎君則有犯上之嫌故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以九居三在他卦則為過剛在陰過之時則不以剛過為過也故曰弗過夫九三既不以剛過為過矣則當以陽剛艮止防遏陰過故又曰防之茍失此戒不

知預防之道而惟陰之是從焉則陰道過盛莫之止
遏而陽為之傷矣故又戒之曰從或戕之凶夫陰道
過盛為君子者不知預防其害於其未害之前及其
委已而從之而為其所害也則无及矣故象又曰從
或戕之凶如何也重為之戒云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
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陰過之世聖人閔九三九四二剛之失位而不中也

為之再三以致其戒恐其罹害故也又皆以弗過言之謂當此之時所過者陰也而非陽也然九三之剛弗以為過者處二陰之上在於防過二陰為三者不知防之而反從之焉則有或戕之凶九四之剛弗以為過者處二陰之下適與二陰相遇為四者剛不當位不能止過二陰惟以謹守自處為本故先之以无咎之辭而後之以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戒之蓋二陰過盛處一卦之上九四不幸適與之遇既不能止過

其勢惟以謹守自處為去小人之道可也茍或不知量時度勢而往往與之角則陽道危矣豈可用此以為常乎盖以陽制陰此永貞之道也如九三之下防二陰是矣九四剛不當位又非三比也故曰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聖人再三為君子謀也如此象曰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者朱子發曰盛衰相循无小人常過君子之理又引陸震云小者之過終不可長也戒而悼之以俟其復斯言是也大抵四震之主也然所

居者陰而又位二陰之下其勢與位俱不足也茍恃剛動之才而輕與陰角此聖人之所戒不若戒謹以俟其復之為无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五尊位也當陰過之時而以陰德居之故與小畜同其象而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蓋小畜之所以為小畜者六四之一陰也而小過則四陰之過也以六居

五又陰居盛位故有是象夫陰氣過盛而陽不之應安能和而雨乎故曰密雲不雨西郊陰位也我謂五也自我西郊以言陰之過盛實自五致之小畜曰密雲不雨尚往也以言密雲之所以不雨者徒知尚往故也此為四戒也今此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則為五戒也然則陰其可以過盛矣乎羿莽操懿之禍此四賊皆過也蓋自此西郊發之蘇東坡曰已上者勢不可復下之辭也六五之權足以為密雲而終不為

雨者次於西郊而不行豈真不能哉其謀深也當是時也必有穴其間而爲之用者故戒之曰公弋取彼在穴君子之居此茍无意於盜莫若取其在穴者以自明於天下而天下信之矣盖在穴者陰物也所謂五之腹心是也公謂五也五若无他則於彼在穴者弋而取之而去其所謂腹心之隱疾則陰過之禍庶乎其可无也故易於此公之所以救其過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

已亢也

四隂之過極於上六又處震動之極豈復有與物相遇之象惟有過亢而已故曰弗遇過之而象曰已亢也初六在下犯不宜上宜下之戒故曰飛鳥以凶上六隂極以亢豈復能下也哉亢而不已猶之飛鳥也必離之凶而後已謂終離網罟之害也是以謂之災青河南曰災者天殃眚者人為豈惟人眚天災並至謂天理人事皆然也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坎離者天地之用也故上經終於坎離既濟未濟者又坎離之用也故下經終於既濟未濟既濟之象水火相交相與為用而生養之功成故曰既濟其為爻也三陰得位三陽下之子夏傳曰陽已下陰萬物既成是也故亦曰既濟夫以陽下陰宜若非正矣惟下

之者亨之也此以大亨小之義也蓋既濟之世聖賢之功業既成教化已行无一民一物不得其所至於至纖至悉无所不亨故卦德曰既濟亨小而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此以三陽下三陰言既濟之所以亨小也朱子發曰彖文當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脫一小字攷之文義當然胡安定曰亨小者蓋傳寫之誤也按彖曰小者亨也當曰小亨而程河南則曰小字在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為亨之小也當從河

南夫既濟之道所利者貞故初九九三九五陽皆居陽六二六四上六陰皆居陰陰陽各當其位此正也其在人則君子小人各安其分而无失正之嫌此既濟之所利也故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此又以三陰三陽當位而言既濟之所以利貞也夫天下之功常成於可為而壞於无為既濟之功離明在下无所不燭六二之柔來濟夫剛得中而亨此既濟之功所以吉也及其終也以天下為无事而不復有所事故

以廢怠而止而坎離復作矣上六之濡其首厲何可久也是也此既濟之終所以亂也故曰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此又指卦之初終而言既濟之戒也胡安定曰創業之主蓋得於憂勤故多吉守成之君蓋生於宴樂故多忽然則聖人特於此言初吉終亂也者將以為萬世守成之戒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相交相與為用而生養之功成此既濟之象也

然常人之情每當此時則飲食无營而已寧復有所思乎蓋謂无復有患故也而不知鴆毒常生於宴安而馬跌常在於平地其可不預防之乎昔者益戒舜曰儆戒无虞傅說告高宗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无患此守濟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九剛動之才也故有輪象初一卦之後也故有尾象當濟之初揺曳其輪進雖不亟也濡潤其尾濟雖不

速也然而君子不之避也蓋以時方圖濟而吾有能濟之才苟以其難也而避焉則功業何時而成險難何時而濟乎夫惟如是故於濟之義而无過咎蓋所以成大功而濟大事者其初不能无難故雖有能濟之才亦不能亟進而速濟惟其任其難而不辭此當濟之初所以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隂虛守中既濟之純臣也九五陽盈在上既濟

之驕主也當此之時以純臣而事驕主則在上者與賢之意或消而在下者行道之志不遂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車之蔽也婦人之車喪其所蔽則不可行五不下應為二者以中正自守可也若逐其所喪從物而往則失其素守矣故戒以勿逐雖然志不行於今亦必行於後盖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故易於此又必其辭曰七日得謂先之喪而後之得也卦有六位往復數之故曰七日七日而得其所喪此以時

變推之也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者蓋謂二以柔中之道自處而不汲汲於用捨得喪之閒此理之所在有所不能違者故七日而得其所喪也河南曰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人尚怠於終況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剛中反為中滿坎離乃相為戾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既濟至九三濟道已盛矣當思有以保其盛可也不知出此則將勞內而事外勤兵以伐遠故雖以賢聖之君僅有克獲之功亦不免於有過剛之失而失於困憊也故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象曰憊也夫高宗古所謂賢主也鬼方其小醜也以賢主而伐一小醜歷時滋久至於三年而僅克之則其功固不足多而在我者老師費財亦已甚矣况用小人乎盖小人之心不過於貪功而肆忿貪功則生事肆忿則殘

民外難未去而内難復作矣豈不為濟道害邪故以小人勿用戒之衛霍連年出伐而漢業已虧此用小人之明驗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六四已離下體此濟道將革之時也夫濟道將革則罅漏實生於此時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為義王輔嗣程河南蘇東坡龔深甫皆云繻作濡謂濡漏也衣袽衣之絮也夫舟之濡也必有衣袽以窒其隙漏終日

疑懼不忘戒謹而後可以免覆溺之患此舟師之智之所及也濟道將革獨不知其所以戒也而可乎故既濟六四其象若此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諸家皆以東鄰九五也西鄰六二也而胡安定又以紂居東都文王居岐山言東鄰西鄰者取文王與紂之事也竊以謂東鄰固既濟之九五也而西鄰則未

濟之六五也何以知之曰以象之所釋知之也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曰時云者謂既濟之時與未濟之時其時既異則其事之豐約而誠意之所寓自有厚薄之不同故也大抵既濟之主以豐盈自居雖有殺牛之盛禮而誠意不加故不如未濟之主以謙光為德雖禴祭之薄實足以受大來之福何者時使然也夫未濟求其濟既濟不求濟二者雖相鄰而甚相反有如東西之異位故聖人以二卦之相為

反復也而曰此固時使然也而皆自其君致之故於既濟九五而兼發是義以謂人主持心處己當如未濟之六五而後有受福之實也不然雖有盛禮縟儀抑具文爾此豈守濟之道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夫濟道既終治極必亂之時也而又以隂柔之才居諸上位其妟溺可知夫處一卦之上故有首象其體坎也坎水善溺當斯時也无救於濟道乃且妟溺以

速傾危故曰濡其首厲而象曰何可久也彖曰終止
則亂其道窮也其是之謂乎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
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
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既濟終亂濟道窮矣故序卦於未濟則曰物不可窮
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易之道諱窮也如此蓋未濟
者事之未然功之未成而不窮之理復自此始故也

故卦之德曰未濟亨亨則不窮矣夫未濟之所以能亨者以六五之柔得中故也六五以柔得中故能虛己任賢賴之以濟此所以近而九四以剛而承遠而九二以剛而應故所以濟者在人而享其成功者在五此所以能亨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此謂二也夫濟道以謹畏為本故取狐為象盖狐疑物也涉而善疑故无不濟汔幾也小狐尤其勇也然幾於濟而未能出夫險之中者是必有以為之累者則初六之濡

其尾是也故繼之曰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盖初居一卦之後故有尾象夫以九二之剛勇自可出險今幾於濟而未出中者是乃初以陰柔无能濟之才見濡於尾猶之勇小之狐固有必濟之才而為尾所累也夫終之不續則前功廢矣此所以无攸利也蘇東坡曰初六濡其尾雖九二亦病矣是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此又指六爻而言也夫六爻如初六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九二九四上九皆以陽居陰此所

謂不當位也然皆以柔應剛剛應柔剛柔之相濟如此孰謂其无可濟之理乎茍能順時度勢上下内外同力共濟未有不濟者也此所以濟者在人而六五得以享其成功而亨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夫水在火上則水火相交相與為用今也火在水上豈惟不相為用也而又不當其處焉夫物不當其處則禍害至矣君子觀此象不得不致其謹慎而審處

之是故辨其物宜使之各居其方而不相侵害是乃善處乎物者也夫當未濟之世濟道未成而禍害先見此豈圖濟之道也哉宜乎君子莫先致謹於此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未濟之初與既濟之初俱在二卦之後故同謂之尾未濟之上與既濟之上俱在卦之首故同謂之首然二卦之初所謂濡其尾則同而其義則異也何也時方既濟九有能濟之才然不免於濡云者當濟之初

不能速濟故也時方未濟初无能濟之才而亦求濟焉此豈所宜哉是蓋不知勢極力殫而淪胥以溺以至於此也此既濟初九濡其尾所以无咎而未濟初六濡其尾所以為吝而象曰亦不知極也才殫力微曰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若夫未濟九二與既濟初九位雖曰不同而同曰曳其輪其言則一也何也其才同故也夫當既濟之初

雖有能濟之才猶不免於亟進之難況未濟之時乎又況二居險中乎又況初六之尾不能為吾助而反為吾累矣乎其不能亟進可知矣然當是時也五以謙光在上而所頼以共濟者外則有四内則有二而已二與四分内外之任故專征伐之權以戡難於外者四也而二不知騁運動之才以濟難於内者二也而四不知時方艱難濟道未成為九二者又焉得而易諸故雖揺曳其輪體剛居中以行吾正君子不以

為怯也故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既濟至九三濟道已盛猶戒勿輕用其盛未濟至六三其曰利涉大川猶為未濟也何也六三之才不足以有濟故也夫才不足以有濟則雖位此高位而无補於未濟之萬一有所往則凶敗隨之矣故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然六三既曰征凶又曰利涉大川何也曰時當然也而三之才則非必能然也夫三處下

體之上語其位則甚高語其才則甚歛當此之時居此之位而居之以利涉大川則未必能是焉聖人於斯時而為是言也蓋亦所以愧耻天下後世之位高位者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者既濟之反故既濟之三即未濟之四也是以二爻皆有鬼方之伐然其事則同而其義則異也何

也九三勞內以事外而九四則捍外以安內故也故
九三則以剛履剛不免於過用其剛而至於憊九四
則以剛履柔剛柔得宜故貞吉而悔亡蓋剛柔得宜
則不愆於正而吉而用剛之悔可亡矣又何惡於用
剛矣乎故誅不庭則震吾之威以用變伐之道雖三
年之久而下不告勞大國有賞而功无不報大臣濟
世之志皆得以行於此時者蓋有貞吉以為之本故
无可悔之事故也故象又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四之貞吉謂履柔也五之貞吉謂體柔也四有用剛之悔故貞吉而悔亡五无用剛之悔故貞吉而无悔何者六五體柔居中蓋未濟之謙主也夫惟如是故當圖濟之時謙光下逮而人信之近而九四以剛而乘遠而九二以剛而應故所以濟者有其人而享成功者在乎我離明之德不顯而自光由中之孚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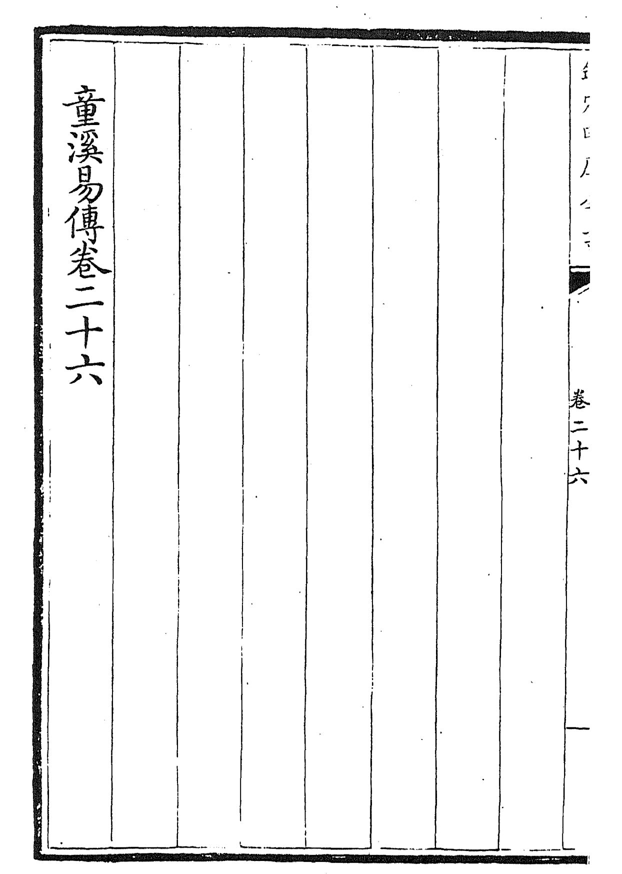
而自信何吉如之故曰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者程河南曰暉者光之散也光盛則有暉然則暉生於光而光又生於謙此六五所以為未濟之謙主也豈非能用禴於西鄰而有受福之宜而既濟九五之所以不如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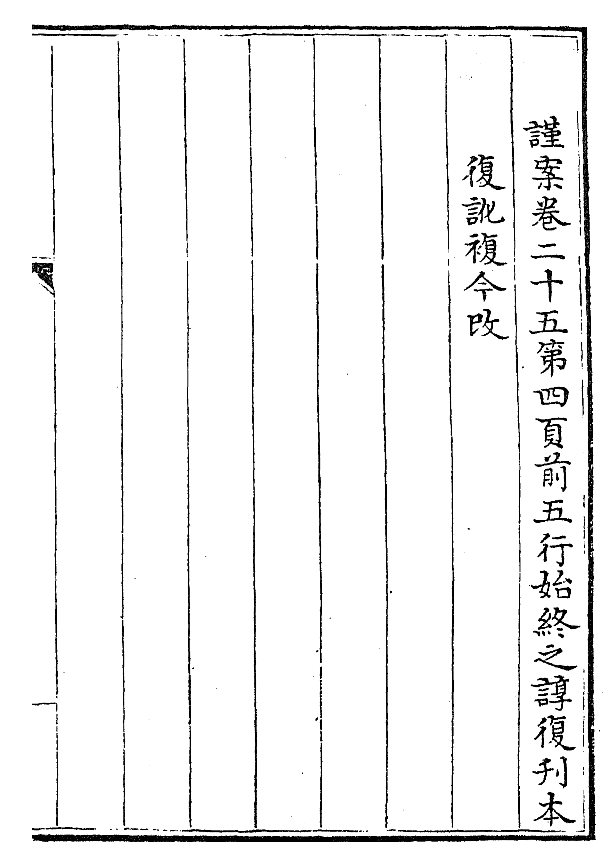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未濟至上九濟道既成此武王在鎬飲酒樂豈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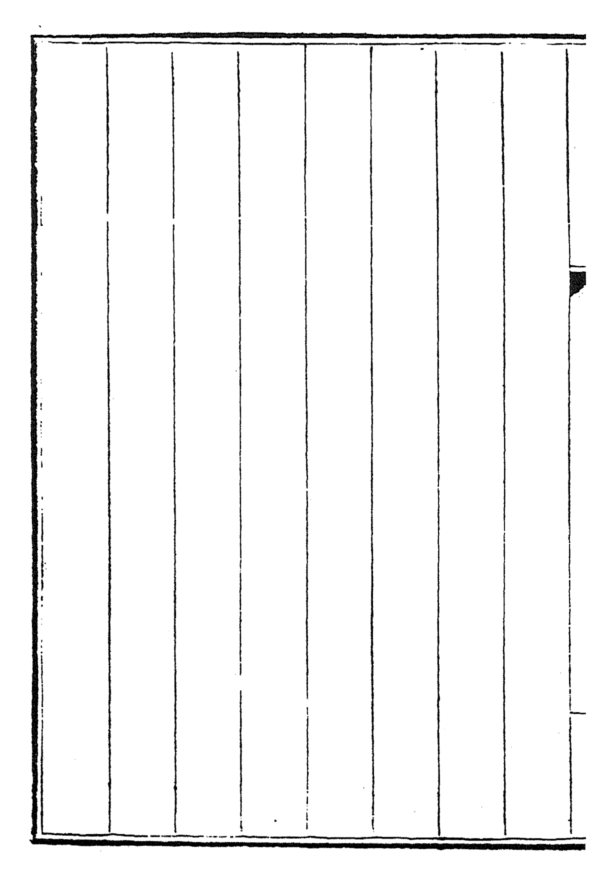
也夫武王在鎬之樂至幽王之時君子猶思之而為之賦魚藻焉夫豈有不見信於人而容有非咎之者此上九所以有曰有孚于飲酒无咎也若夫濟道既成而无思患預防之念如幽王之荒廢无度而興衛武公初筵之刺焉則沉湎淫佚而有濡首之失矣故威儀一也而有反反幡幡抑抑怭怭前後之異焉豈不失是孚也哉故其詩曰不知其秩又曰不知其郵此象所謂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然則飲酒亦一也

為武王則君子思之為幽王則武公刺之此无他有是孚與失是孚之異故也夫易有三百八十四爻而成書其半陰也其半陽也然易為君子謀故以乾之初九始焉而未濟之上九終焉者貴陽道也是以聖人於乾之初九也則戒之以潛龍勿用於未濟之上九也則戒之以飲酒濡首嗚呼吾以是益知易之始終為君子謀也葢周


童溪易傳卷二十六


謹案卷二十五第四頁前五行始終之諄復刋本

復訛複今改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監生臣單勉中